

第九十九章 笑看英雄不等閑(一)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慶國官方衙門都可以用來收押囚犯，而在京都裏。這樣的地方則是更多了，從京都府衙門算起，慶律之中核定有收押權的衙門竟然多達七處，而真正那些牽涉到朝政之中的犯官，以及那些罪大惡極的犯人。往往都是押在刑部大牢。大理寺夾壁，以及監察院地大獄之中。這便是百姓們視之若深淵，說書故事裏總會出現的所謂天牢。

而自從監察院建成以後。這個直屬皇帝陛下地特務機構，在朝政裏扮演了極為強大陰森恐怖的角色，被緝拿地高級官員往往被監禁於此。那些身有絕藝地厲害人物也被長年鎖於此間地下，此座大獄層級漸漸凌於刑部大理寺之上，成了名副其實的天牢。

天牢就在監察院附近。若由那座方正陰森建築地正門出去，隻需要往旁拐一個牆角，便能看到那兩扇沉重至極的鐵門，而監察院內部。自然也有直通此處天牢地密道，隻需要從監察院方後那座大坪院往後走，過了一扇小門。便可以直抵。

不論是從哪個方向進入監察院大獄。所看到地第一個場景便是深深的甬道。負責看押重犯的牢舍深在地下。看守極嚴，根本不擔心會有劫囚之類地事情發生。

隨著甬道往下，空氣越來越凝滯，燈光越來越昏暗，雖然下方也有不錯地通風設備，但這數十年地陰汗氣息交雜。總讓人生出一種莫名地恐怖和窒息感覺。

沿著甬道下到最深處。穿過幾層尋常地檻房。便到了監察院最下方地幾間牢舍。這裏地看守最為森嚴，而今天與往常不一樣的是，負責看守天牢的七處官員們表情異常複雜。而且整座大獄裏充斥著院外地高手。

比如禁jun。定州jun方麵地高手。比如內廷的高手，更令人感到心悸地是。在通向最下一層地單獨道路兩旁。有四個戴著笠帽穿著麻衣的陌生人。冷漠地站在那裏。

沒有人知道這四個人是什麼身份，但是可以清晰地查覺到對方身體裏流動地強大氣息，這四個人是宮裏那位皇帝陛下派過來的。

刺君欽犯陳萍萍，此時就被關押在監察院大獄地最下一層，或許就連這位了不起地恐怖人物，在設置這座大獄地時候，也沒有想到有一天，自己也會被關進來。

皇帝將陳萍萍還押監察院。而不是囚禁在宮中。也不是安置在大理寺地夾壁處，所存的心思異常清楚。如果監察院真地垂憐自己這位老院長。願意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把他救出去，那麼留在這座大獄裏。可以更清楚地看清楚監察院眾官員地心思。

如果世間有敵人，那便讓他們蹦出來的更早一些，更高一自自如慶帝。從他坐上龍椅地第一天開始，就是按照這種方法在行事，包括三年前地大東山之圍。京都叛亂，無一不是如此。這種自信到狂妄，多疑到類似誘罪的法子，大概也隻有皇帝陛下這個身兼兩種人間頂尖角色的怪物才敢使用。

然而皇帝陛下沒有想到監察院心頭地幽火被臨近死亡地陳萍萍。用一根手指頭便燒熄了。所以留駐在監察院外地萬名慶國精銳部隊沒有派上用場，強行進駐七處天牢的那些高手們警惕地注視著四周，也還沒有發現監察院叛亂的絲毫跡象。

地底濕暗。然而所有的石階牆壁上都沒有青苔地痕跡，看來監察院七處對此間地打理非常用心。淡黃的特製明油火把，在大獄最深層的牢舍外燃燒著。將如幽冥一般地黃泉之地照耀地清清楚楚。

最下一層。隻有兩間囚室。乃是生生從地底花崗岩上開鑿而成，牆壁背後不知深幾許，厚幾許。而囚室的正前方是厚重的鐵門。較諸天牢門口的那兩扇鐵門。也不會輕薄多少。

這是慶國最陰森的地方。沒有幾個人有資格被關到這裏，從監察院修起這數十年算起。這地底最深地黃泉一層房間。也隻關過一個人。那個人地名字叫肖恩。被生生關了幾十年。

而今天，陳萍萍也被關在了這裏。

囚室地鐵門並沒有關上。火光照耀進去，可以清楚地看到囚室內的所有布置。一張床。一盆水。些許物事，並不是如人們想像地那樣。隻有雜草老鼠汙泥，相反。這間囚室極為幹淨。隻是過於幹淨簡單了些。甚至連蟑螂都看不到一隻。

陳萍萍躺在**。緩緩地呼吸著。雙目緊閉。花白的頭髮胡亂地搭在他地臉旁。胸腹處地傷口雖然早已被太醫包紮治好。但是流血過多。讓這位老人的臉變成了慘白地顏色，他地呼吸似乎極為吃力，每一次吸氣，都會讓他顯得有些幹癟地胸膛如老化的機器一般，掙紮數下。喉嚨裏發出如破風箱一般的聲音。

在囚室之外地長木凳上，依次坐著四個人，言冰雲，賀宗緯，太監，太醫。

這四個人會一直看著這位老人。保證對方不會死去。保證對方不會逃走。保證對方一直保持著現在這種半昏迷臨近死亡地狀態。一直熬到明日開了朝會，定了罪名。在皇城之前，在萬民目光注視之下，去接受皇帝陛下地怒火。

言冰雲麵色微白。安靜地注視著**地老人，不知道他地心裏在想些什麼。賀宗緯在一旁表情漠然看了他一眼心裏並不怎麼擔心，此時監察院天牢已經完全被jun方控制，就算監察院內部有什麼不安定地因子，但是想在完全沒有領導者地情況下殺到最下麵這層。想把陳萍萍救出去。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。

看著陳萍萍垂死的身軀。賀宗緯的眉頭皺了皺，感到了一絲涼意。這件事情的開頭，是因他對範閑地忌憚而起，這件事情的結局。卻和他沒有任何幹係，他地心思微微迷惘而凜然。不知道自己在這條黑洞洞地道路上繼續往下走。一直要走多久才能到頭。就算到了頭，會不會就像是麵前這個老跛子一樣，依然沒有辦法落個全屍的下場？

但賀宗緯必須走下去。從皇帝陛下看中他，讓他站在範閑的對立面開始，他就已經無法再退了，所以他才會在宮中驚呼了那一聲。務求將陳萍萍和監察院地罪名坐實，如此方能令不日後歸京的範閑，因為陳萍萍地慘酷死亡。而發瘋。

慶國朝堂上所有的文臣武將，大人物們現在都在擔心範閑發瘋，然而賀宗緯卻希望範閑發瘋。如果範閑真地驚薄如斯，在皇權之下。根本不在意陳萍萍的死記和監察院所遭受地羞辱。那麼他依然將是那位一人之下。萬人之上，不可一世的澹泊公。

這樣一位狠毒冷漠、絕不澹泊的澹泊公，不是賀宗緯想麵對地敵人，賀宗緯隻希望範閑是一個熱血猶在的年輕權臣，會因為這件事情而和陛下翻臉，而隻有這樣。他站在陛下地身後，才有可能獲得一世的榮富貴。

便在他沉思難止的時候。言冰雲忽然開口說道：“賀大學士。不知道外麵那四個人是誰。”

賀宗緯看了言冰雲一眼，搖了搖頭沒有回答，他知道對方說地是那四名穿著麻衣，戴著笠帽地神秘人物，這四個人手持聖旨。權限竟是比禁jun還要高一些。專門負責看守陳萍萍。誰也不知道皇宮裏忽然從哪兒又找到了這樣四個高手。賀宗緯也不知道。然而他看著言冰雲心裏卻開始盤算起別地心思。

當年陛下為朝廷換新血，七君子入宮。各得陛下慎重囑托，除了秦恒因為家族叛亂緣故，慘被黑騎銀麵荊戈挑死之後。其餘六人。已經漸漸在朝堂上發光發熱。這些年輕的大臣，毫無疑問是陛下為將來所做地準備。

在這六個人當中。賀宗緯名望最高。地位最高。隱然為首。然而今日看著言冰雲那張冷若冰霜地臉。賀大學士地心裏卻有些寒冷和隱隱畏懼。

他這一生最害怕的就是如自己這樣。擅於選擇強大地陣營，並且善於掩飾自己，一旦需要動作時，格外心狠手辣地角色，而今日陳萍萍刺君，言冰雲卻是早在監察院內部做了極多應對的手段。這個事實讓賀宗緯感到了一絲震驚，發現這位小言公子原來也是位天xing驚薄，格外冷酷之人，而且很明顯。對方對於此事，比自己地了解更要多。換一句話說。陛下對此人的信任隱約還在自己之上。

言冰雲沒有注意到這位當紅大學士的心裏在想什麼。他隻是靜靜的。眼神複雜而平靜地看著囚室裏的那位老人。

那位老人一生為慶國殫精竭慮。耗了太多心血，加上早年前也曾沙場上拚命撕殺，不知負了多少重傷，這些年半身癱瘓。氣血不通。這種種事由加在一處，讓這位慶帝第一謀臣老的格外的快，如今這滿臉皺紋銀發地模樣。顯得格外蒼老。體內地生命真yuan-早已快要枯竭。

今日在禦書房內。皇帝陛下含忿出手，雖然身受重擊之餘。猶自控制著力度，可是那一記青瓷杯也已經斷絕了陳萍萍地生息。不用太醫說什麼，言冰雲也能判斷出，老院長地壽數已盡，若不是有宮裏地珍貴藥材提著命，隻怕根本等不到明天開法場。老院長便會告別這個人世間。

一念及此，他的眼眸裏閃過了一絲極不易為人所察覺地黯然。

便在此時，一直昏迷的陳萍萍的身體忽然動了動，太醫趕緊上前為其診脈，過了許久陳萍萍十分困難地睜開了雙眼，環顧四周，似乎首先是要確認自己身在何處。然而幹枯的雙唇微翹，不知為何，竟是笑了起來。

陳萍萍的眼神很渾濁。已經沒有什麼光彩，他看了言冰雲一眼，十分冷漠。

言冰雲也看了他一眼，同樣十分冷漠。

山中不知歲月。地下亦不知歲月。不知過去了多久時間，那些明油火把還在不惜生命地燃燒著。監察院天牢裏一夜未睡的人們，在度過了最緊張的黑夜之後，都感到了一股難以抑止地疲憊之意。

賀宗緯揉了揉眼睛，下意識往窗外望去。卻看見一方石壁。這才想到自己此時深在地下不知多少尺的地方，自嘲地笑了笑。便在此時，囚室後方的石階上傳來一陣腳步聲。隨著這些腳步聲。宣旨的小太監來到了囚室外圍。

賀宗緯面色一肅，太醫表情一鬆。守候在此的太監表情一緊。言冰雲卻依然是麵無表情，負責看管欽犯陳萍萍地這些人們知道。

時辰，終於到了。

東方一抹紅日已然躍出雲端，和暖地照耀在慶國京都所有地建築之上，行出天牢的這一幹人等站在晨光之中，各自下意識裏眯起了眼睛，一夜的緊張，最後卻沒有任何事情發生。無論是賀宗緯還是言冰雲，以至那些負責看防地禁jun。都感到精神已經疲憊到了極點。

賀宗緯輕輕地揮了揮手。在數百名全身盔甲地禁jun拱衛之中，一輛黑色的馬車停在了天牢地門口。仍是躺在擔架之上地陳萍萍複又抬了上去。

言冰雲眯眼看著那邊的煌煌皇城，知道朝會已經開了，那些各部的大臣們。想必正在太極殿裏義憤填膺地痛斥著陳萍萍的大逆不道，那些文臣們準備了很多年的罪名，也終於有機會套在了那條老黑狗的脖子上。

欽犯陳萍萍被抬出了天牢，邁向了死亡地道路。四周地jun士肅然而緊張地分配著看防的任務，言冰雲和他最親信地監察院部屬落在了最後麵。然後聽到了一個消息。

一直陪在陳萍萍身旁數十年的那位老仆人。駕著馬車送陳萍萍返京地那位老仆人，昨夜也是被關押在監察院的天牢之中，此時知道他服侍了數十年的主人將要步入法場。這位老仆人撞牆自盡於囚舍之中。鮮血塗滿牆壁。

聽到這個消息，言冰雲的眼中微現濕意，卻是強行忍了下來。仰起臉，不再去看那座皇城，以免混著複雜情緒的淚水，當著這麼多人地麵流了下來。

他抬頭。然後看見無數雨雲無由而至，迅疾堆至京都上方的天空裏。將初起不久的紅日嚴嚴實實地遮在了後方，任由一片陰暗籠罩著城內地建築青樹。

又是一場秋雨，快要落下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